又步盧好生奸詐刁潑錦衣衛拿去長安門用一百斤
枷枷號一箇月滿日打一百押發口外衛分充軍家小隨
住刑部還出榜禁約今後有犯的都照這例發落欽
此

申明午門前叫究枷號口外充軍
弘治元年七月三十日刑部尚書何　題為嚴門禁防姦究以
壯
國體事准兵部咨該給事中韓祐題切惟
皇城禁密之地設立重門而又加之官軍以守衛託之內臣腹為無非所
以防奸細而待不虞也一防閑嚴縱間人君之体戚繫之
國家之安危関之不可知所重哉仰惟
皇帝陛下聡明聖神嗣統之初簡用得人當堂
清明之
朝若無待於以防矣然自古皇帝之有天下者未有不由於以嚴而治以
縱而悠也殆治元年六月二十九日順天府香河縣民許廣為
因田土小事懷揣詞状冒入於
午門前

御路東口叫寃屈被守官軍捉獲奏
聖旨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問得明白來說欽此臣查得成化六年該
都察院官鄭該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國家成憲伸寃理枉自有定所衝突儀仗明有禁例欽
此續該本院題
准若有之人仍前衝突儀仗叫屈伸寃訴者許錦衣衛仍照例拏送法
司究問其所奏立案不行為此
聖駕出而衝突者禁也臣伏念我
朝
祖宗設置法司專一辯理寃滯凡軍民一切詞訟具本赴通政使司封
進又有
登聞鼓申理寃枉其所以為民既周且至今許廣事無重情輙入
內府叫屈其與
聖駕出而衝突者尤為不同擬之
先帝聖諭合當重治以警將來然之見行禁例亦當立案以息其刁
詐今蒙
欽依准理臣恐奸惡效尤後來入內干冒者將不止於許廣等因具
本節奏
聖旨該衙門便議處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擬合通行除外合咨
前去將許廣等叫屈緣由徑自議處施行等因備咨到部
送司隨查得錦衣衛鎮撫司題問得犯人許廣供係順天府香
河縣民籍不合糾同朱安王聚及武清縣民人趙增等結成群
黨前到覃太監莊地內打立封堆要覇占被伊看莊家人韓寛
不甘具狀赴通政使司告蒙戶部轉行本府委官勘問是廣
等要得掩飾間已又有不合妄引事例捏稱有祖許信等
遣下徵粮地土被太監覃昌家人王佐等倚勢強奪耕種等

虛詞亦具伏赴通政使司告蒙户部行委勘原問官員
皆同知縣甯紳等看得廣等徵粮地土並不與太監覃
昌奏討莊地相干本官止全已故千户王雄并家人韓寬在
在莊看守分收子粒並無王佐覇占地土緣由將廣并王聚
朱安韓寬開送本府各問罪發落訖廣又不合糾同王聚
朱安仍捏前詞又添揑營州衛千户朱英同老人丁鑑過送
銀二百兩與原勘官龔治中等項虛情寫成詞狀廣揣人
懷內混同
朝官擅入
長安等門到於
午門前口叫冤屈當被捉獲到司招前情合差法司擬罪合將許
廣王聚朱安通送法司查例擬罪發落等因該本司理刑副
千户榮廣等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將犯人許廣等送本雲南清吏司收擬外
今給事中韓佑奏稱前因查得先該本部廣東清
吏司問得犯人瞿林招係順天府宛平縣民匠先充前役
陞授文思院副使化化十四年十一月内林與錦衣衛舍餘
李宗睞到翰林院侍講商良臣家人商福淮麵三萬三
萬三百塊作價銀四百五十兩林等拖欠不還與商福訐告刑
部廣東清吏司各筭明白因林招出挾妓飲酒宿娼情
由各問罪將林查革職後商福病故有伊一般家商進歡
問林等討要原銀無有具狀將林等拏到司送中兵馬司等
還成化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是林佐伊告追不合捏稱成化十八年
五月二十六日置酒請商良臣到家飲酒喚到樂婦朝半錠
李寶龎席歌唱等虛詞成寫詞狀一紙揣在懷內身帶匠役
闢面進入

皇城到於
午門前外班行礼去處声高冤致蒙捉獲奏送錦衣衛鎮撫
司問招明白奏送司議得瞿林犯該誣告人杖罪加誣三等律
減等杖七十徒一年半係民匠照例决訖所犯杖数照徒年限
拘役滿日着後看得瞿林本無冤枉止因私忿欲得誣
陷人罪輙便入
朝於
午門前叫稱冤枉声瀆
聖聰及至提人對問却又淩虛似此玩法全無忌憚伏乞
聖明将犯人瞿林嚴加懲法以正
朝章仍乞定擬事例今後内外官吏軍民人等如有似前
奸頑兇潑不畏法律惟圖傾陷良善逞私捏
輙於昧爽之時潛趣入
朝於
午門前混班行禮伺候禮畢高叫冤枉者拏送法司問
擬明白一体遵例從重断遣仍出榜
東西長安二門張掛禁約以戒将来等因具發審
成化二十年六月十七日該大理寺官奏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瞿林這厮挾私誣害人罪擅入朝班叫稱冤枉及至拘問
却又演虛姓生奸頑刁潑錦衣衛拏去長安門外用一百斤枷
枷號一箇月滿日打一百押發口外衛分充軍家小隨住刑部
出榜禁約今後有犯的都照這厮發落欽此欽遵通扒案
呈到部叅照犯人許廣因田土小事懐恨委官誣以贓罪故違榜

例擅入
禁門声吽究屈及挐問又係決盧與瞿林所犯事情相同除今
該司将本犯并同起犯人王聚朱安依招擬罪照例發落外今
後遇有此等囚犯俱照前項事例枷號一箇月滿日打一百押發
口外充軍本部仍再出榜於東西
長安門外張掛申明禁約縁係節該奉
欽依該衙門便議處来説及出榜禁約事理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各門鋪守衛官不許擅離及賣放等項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兵部左侍郎何　等
題為嚴謹守衛防奸事該
御用監太監羅祥題訪得
皇城外周圍紅鋪七十二座每座原設守獲旗軍十名已已有内外官
員點閘日則看鋪舎夜則轉鈴巡視時刻不敢擅離近
年以来屢有無籍之徒或因逃走或盗府庫財物夜間
於鋪空處而越
皇墻卑下繩索顕跡並無守鋪之人巡視捉獲有旗校訪出者
奏送法司将本犯治以重罪參提該鋪官軍又蒙
聖恩始輕發落以致人心怠忽柰何有等官軍官員罔遵法度不
以為重貪飲軍士酒食或侵要直未而受錢縱放不行
在鋪雖有内官三日一點留守衛官輪流白日點閘将至各
鋪軍人呼喊報預先得知多方破調或倩人披戴虛應故
故事一時搪出得過鋪舎仍是空虛成化二十二年七月内
東安門迤北第三鋪夜無官軍在鋪被人丟棄男子一死屍
一軀在内被浄官守鋪官軍李昊等問罪外各鋪官軍尚
不知警令訪毎鋪止有二三四五名或六七名者全無者亦多